

夏建统 著

做 一回 哈佛

HARVARD

RENDEZVOU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做一回哈佛情人/夏建统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0. 9

ISBN 7-5063-1965-9

I. 做… II. 夏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0023 号

做一回哈佛情人

作者: 夏建统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责任校对: 天 麟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30×1230 1/32

字数: 150 千

印张: 9

插页: 1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65-9/I·1949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HARVARD
RENDEZVOUS



夏建统——自称“生活在一个
亦艺术亦科学的多维空间里”。

景观无所不在

艺术无所不在



设计无所不在

生活无所不在

目录

城 · 2

我的多维空间（代序）· 4

查尔斯河畔的黄昏 · 8

今夕何夕 · 10

宝石项链之城 · 21

不朽的书城 · 32

远游的日子 · 71

永远的端午 · 72

旅行人生 · 92

今夜，我在遥远的西天 · 104

灰色的秋 · 106

地铁站的联想 · 121

关于风景及设计 · 134

落 叶 情 怀 · 136

奥姆斯特故居 150

风为媒 · 167

雪后 · 180

世间无物抵春愁 · 182

文明，进步，暴力及其他 · 193

走过 Iron Bridge · 200

桥 · 202

煮酒论英雄 · 222

践约包豪斯 · 239

线的定义 · 252

艺术还是垃圾？ · 254

结构主义大师的烦恼 · 262

网 · 272

后 记 · 279



To My Mentor, Father and Frien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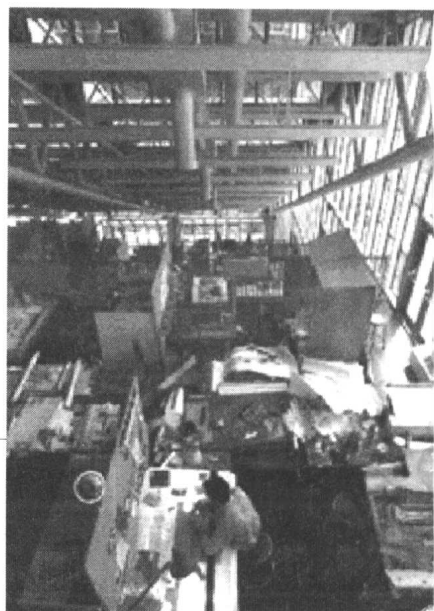
Charles W. Harris

献给我的导师，义父，朋友

查尔斯·W·哈里斯教授



城



城

无眠是今夜的按语，
我在城头的墙角犹疑，
幽城里传来飘渺的歌声，
诱引无数如我般的孤魂。

我看络绎的路人，
进出于巍然的城门，
似笑非笑的神情，
诡秘若这座城深深。

晚风习习吹陌旅的乱曲，
我呆滞的马蹄浅踏蓬乱的青藤，
方城不是我羁留的驿站，
是点亮别离后回忆不灭的灯盏。

或许我终是冥顽的过客，
在繁茂和美丽之间匆匆行走，
足音回响的瞬间，
遍寻我心灵的空城。

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
深夜于哈佛甘德楼

我的多维空间（序）

二十世纪末的几个月里，我生命的发条仿佛倏地被繁重的学术论文和工作事务拧紧。在巴以中东地区的一个规划项目正处于完工后期最紧张的阶段，而与此同时中国杭州西湖景区的规划又开始了繁琐的准备工作。于是我经常被半夜三更的电话吵醒，迷迷糊糊之中还来不及反应是来自地球哪端的声音，思维就得快速切入需要讨论的议题。如此被动地体会时间和空间错位转移，几乎等同于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旅行感受真实时空变化时茫然的心情。

不过，更加要命的是同时扮演着数个不同的角色，在各个不同的舞台之间奔波来回，经常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片混乱的感觉。在学校里，是一个赶作论文的博士生，辅助导师授课的助理教授，牵头几个信息科技辅助规划的研究项目负责人；在公司里，是一个疲于奔命的设计师，一个经常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副总裁，一个奔波于世界各地的谈判代表；而在业余时间，则是一个沉浸于自己的一片书香世界的文人，写英文的专业文章，涂抹中文的诗歌散文。我常常因此会受到亲朋好友的盘问，奇怪于我如何能适应这种“脚踩若干只船”的生活。虽然每次我总是很努力地坦白交代，将自己彻底地解剖一番，但回收的理解却

■

总比希望的要少。面对如此的责问，我几乎是一次又一次地运用“解构主义”的方法分析自己疲于奔命的原因：所做的事情有的是不想做，但是为了生活、为了事业却不得不做的，譬如商业谈判；有的是想做也应该去做的事，譬如做规划设计的项目，既是我的专业，也是我的喜好；当然也有的是想做但是可以搁下的事，譬如涂写诗歌散文。然而，在这个英文鸟语的国度，敲打中文已经成为我最愉悦身心的享受，是在异乡紧张生活的间隙里惟一可以排遣愁闷的娱乐方式。倘若迫不得已被剥夺了这一点乐趣，强行截断了这一丝联系过去二十多年记忆的长链，那我异国留学流浪的生活将会落进怎样一个令人恐慌窒息的黑洞？

如此想想，我似乎并没有别样的选择。既然没有逃避的可能，还不如从容地面对，面对这一个多维的空间：聆听传统和现代的对话，注视科学和文化的交织，感受东方和西方文明的碰撞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久而久之，不但渐觉适应，而且顿悟出不少身处如此一个多维世界的许多妙处来。

我经常很轻易地就忘却自己到底是处在怎样的一个时间、空间的维度；值得庆幸的是，在这样一个纷纷扰扰的现代社会里，忙碌总不能算是太坏的事情。况且，每一次思维在不同的维度空间的体验，都可以闪出一些灵感的火花，沉淀出一些人生感悟的真谛。

空间的转变自是不用多解释。回想自己二十多年的人生之旅，每一次思想和认知的超越，就是在经历了这些现实空间的腾挪变化之后。从江南那个弹丸小岛、千年古镇到三衢老城再到京华大都，然后漂洋过海来到这座新大陆最古老最厚重的书城。这么一个漫长跋涉的路程，就是一次次对人生意义的探询，一回回人格框架的构建的过程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某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似乎是永远难以泯灭的。正是在经历了这种种不同维度的切换之后，我才忽然发现，觉察到自己对于象形文字有着如此深厚难以割舍的感情。身在异乡和字母主宰的国度，只有当我的思维逻辑在融入古老的东方文化和语言世界的瞬间，我流浪已久的心灵才会真正感悟某些人生的快乐，燃起一些激情的火花。留学的这些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在夜深人静时分，熄灭所有的光亮，对着荧光如镜的计算机屏幕，在键盘轻盈的敲打乐里，敲击出些许记忆里残剩的象形文字，记录下莫名其妙涌出的一点点灵感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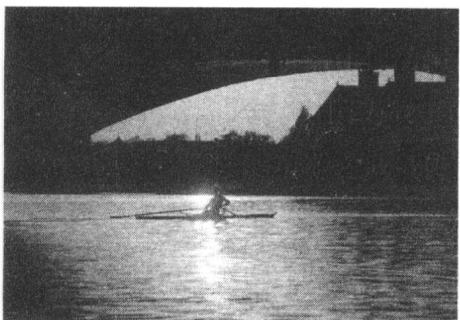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种时空的切换过程中，另一个益处则是让我更加深深地领悟了各种语言不同的魅力。对比中文，英文的表达太过于直接苍白而略显生涩枯燥。中文的文体结构虽然相对复杂，但是文字的意味更深，平添一份朦胧的氛围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我更加偏爱用中文为诗为文，而用英文则更容易表达对专业的感想。

■

我所从事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行业，是一个横跨科学和艺术，交融了东方和西方文化的综合学科。或许是因为受专业的影响，我总希望在我的文字里，能看到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影子。正因如此，我也就奢望我的文字，能追求一种知性和感性并存，科学和艺术相对和谐的高度。

收入本书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我在哈佛留学的这几年写的。断断续续，里面多多少少记录了我在这个书城几年来真实的心路痕迹。我曾经将其中的一些放置到了互联网上，陌生的朋友们来信总会提及我的年纪。原因是有些文字太苍老，让他们无法相信我的真实年龄。我想，也许在一个多维的世界里，年龄的绝对值会被扩大。在世界各地奔波的这些年，越来越觉得生命衰老得真快。多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经常回首反省走过的路、做过的事。却总是不愿，或者说是没有勇气，重读以前写的文章。理由之一是不想去对比过去和现在的文字。文字里最能感受出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变化，我不忍，也不愿过早地接受自己已经渐渐告别激情年代的事实。至少，在内心深处，我还需要那一份激情的维持，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力，继续驰骋拼杀在纷乱的后现代文明的战场，悠然信步在属于我的这一片缤纷的多维空间。

二〇〇〇年初春于哈佛大学



查尔斯河畔的黄昏

我浮云般的愁绪
凝结成异乡的流雨
那浅河上银粼潋滟的波纹
是我心头泛动的涟漪

且轻吟附和今夜的商女
共谁在霓虹波里游离沉迷
彩袖轻舞淡淡的底香
我甘做它一生贫苦的青衣

忽是满河流泪的辰星
仿佛碎裂的珍珠一地
笼雾凝结成颗颗记忆的水滴
只能串成一链的美丽

想你是此刻的无序
蹂踏着枉然的音律依依
何妨伫立成黄昏里的杨柳一线
终我是迷失的龙族后裔

一九九七年十月于查尔斯河畔

今夕何夕

捻灭手中的烟蒂，轻烟依旧袅袅娜娜。他感觉生命中的某种东西雾腾腾地燃起。

今夕，此时。他想睡去，他已睡去。脚下不再是他寓居的异国，不再是他自囚的书城，不再是他回望另一个大陆的倚栏和漏窗。初秋的风神，雨神，惶惶惑惑，诚诚恐恐，刷刷齐至，席卷起萧萧然的残枝零叶，窸窣窸窣，星星零零，轻轻叩敲她们亦不熟识的门窗，



哈佛设计学院大楼。是培养了无数世界设计大师的摇篮。

一遍，一遍。

已近中秋，又是中秋。在跨越了大洋之后，最怕听到的就是这两个方块字。而今夕，就是今夕，他又一个人独

坐在这座书城里的小楼之中。一根烟，一杯绿茶，一张支撑他晃动他的摇椅，和一面跳动着的电脑屏幕——那里是他联系另一片大陆的心灵的起点、终点。在黑色键盘和白色鼠标的跳跃移动中，他将血封的乡思敲打成一行行的象形文字。他怀着虔诚的感激给那些创造了中文软件的人们，让他能够从容地敲进残断的鸟语字符，却呈现出一片美丽的楚辞汉赋来。

只是，现代的文明如此不经意地缩短了时空的距离，却无有于心灵的扩展和遥远。就像今夜，中秋节的前夜，这座方圆数里的书城，这栋红砖嵌格的小楼，又只留给了他。他的那些金发碧眼的同学同事们都早已鼾眠梦中，惟剩下他独自静默，神想万里之外的另一片大陆，神享那片大陆已开始的这一个佳节。他的渐已白发的父母，他的熟吟了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兄弟姐妹，他的无数模模糊糊又真真切切的童年伙伴，少年挚友和青年死党，都急急挤地涌进，和他一起静坐，一起守望，守望的，不知是过去，现在，还是未来；是真实，空落，遥远，还是虚无。只是这恼人的秋风，撩人的秋(愁)雨，总不时地提醒他，让他回到四面白墙围合的这个方盒，迫他惘然，令他窒息。

轻启窗帘。透过狭狭的窗棂，他遥望河对面璀璨夺目的灯火，却不见记忆中蔚蓝空中晶莹的星眼。就连月神，那执守着他的月神，此刻仿佛也知晓了他的心情，偷偷地